

电影文学剧本

吾土吾民

〔美〕达德利·尼科尔斯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I712.3/2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吾 土 吾 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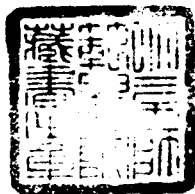
〔美〕 达德利·尼科尔斯 著

袁 俊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28762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79 北 京

728762

内 容 说 明

《吾土吾民》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法西斯占领下欧洲某城市人民的苦难生活和英勇斗争。主人公亚尔贝脱是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善良、懦弱、胆小，但他终于被卷进了严峻的反法西斯斗争而成为一个爱国者。他不顾占领军头子的威胁利诱，在法庭上痛斥敌伪，大义凛然，因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剧本结构严谨，对话精练，对主人公成长过程的描写，也较为细致而不一概化。

吾 土 吾 民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frac{1}{2}$ 插页2 字数：75,000字

1979年3月第一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65,000册

统一书号：10061·297

定价：0.30元

前 言

《吾土吾民》是我用袁俊笔名在一九四七年译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看到这个影片，后来又在美国出版的《二十个最佳电影剧本》中读到剧本，觉得不错，就译了出来，承巴金同志编入他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文化生活社出版。

关于作者达德利·尼科尔斯，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是好莱坞名编剧之一，曾经作过美国电影剧作家协会的主席，国际间闻名的影片《告密者》(Informer, 1935)就出自他的笔下。《吾土吾民》写于反希特勒法西斯战争时期，那时美国还没有麦卡锡主义，作者的政治态度还是比较好的。当然，他只能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看事物，对于反法西斯的意义，认识是有局限的。所以剧本中最后写到亚尔贝脱·劳瑞被捕之前给学生上最后一课时，只能读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不免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亚尔贝脱·劳瑞由一个怯懦的教书匠变成一个无所畏惧的反法西斯战士，心理依据也就不那么有说服力。

但是剧本在编剧技巧上，确有不少可以借鉴之处。

首先，作者集中写了几个人物。全剧有名有姓的不过十三人，而真正着重写的只是亚尔贝脱·劳瑞，劳瑞的母亲，露意丝·玛亨，保罗·玛亨，封凯勒，乔治·蓝伯特，苏来尔校长，曼微尔市长这八个人。我们有些电影剧本动辄写上二三十人，甚至有高达五六十人的，结果往往连人物面目都看不清，这也就难怪了。

作者笔下这些人物，每人都有鲜明的独特的性格色彩。劳瑞的怯懦，劳母的溺爱，都刻划得比较好，而且都是通过具体细节刻划出来的。苏来尔和保罗·玛亨这些搞地下反法西斯斗争的人，并没有摆出什么英雄人物、一号人物的架势，而是一个看来只是读罗马历史、读伏尔泰的教授，一个表面上甚至是和德国兵称兄道弟的二流子，连自己的情人也不理解他。几个反面人物也不是一般化的青面獠牙的法西斯和獐头鼠目的汉奸。占领军司令封凯勒手段很毒辣，但是却表现得很通情达理，而且文化水平很高，欣赏莎士比亚，拉丁文典籍记得很熟。曼微尔市长和乔治·蓝伯特明明是贪吝权势的汉奸，但却有一套为自己辩护的借口，真可以叫作衣冠禽兽。（比较差的只是露意丝·玛亨，只是个好莱坞影片中常见的女主角。）

还有可以学习之处是作者怎样通过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来展开戏剧情节，特别是围绕着与主角亚尔贝脱·劳瑞的关系（劳母与劳瑞，露意丝与劳瑞，苏来尔与劳瑞，封凯勒与劳瑞）。我们反对“三突出”的创作

（2）

方法，但不是说不要围绕着主角人物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来展开剧情。正因为戏剧情节是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的衍变过程，因此影片看来既引人入胜又入情入理，不致象某些剧本被讥为“意料之中，情理之外”！

目前，我们的电影质量颇难令人满意。艺术质量不高，原因当然不少，但对编剧技巧缺乏钻研显然也是一个。同时，群众业余编写电影剧本的积极性很高，但又苦于不懂业务技巧，要求有所参考。因此，重新出版这个剧本可能不无用处。本想再校对一下原作，无奈文化大革命中也被弄丢了。只由编辑部同志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润饰，谨此致谢。

张骏祥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四日

人 物 表

亚尔贝脱·劳瑞

露意丝·玛亭

乔治·蓝伯特

封凯勒少校

保罗·玛亭

劳瑞太太

苏来尔教授

亨利·曼微尔市长

检察官

裘妮·格兰脱

首席法官

爱德门·罗来因

西瓦茨副官

小人物

罗来因先生

罗来因太太

第一部

景渐现，显示无名军人塑像——一个匍匐在石座上的将死的兵士，座上镌着：

纪念为世界和平而献身的人们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景现欧洲某处一城市中的一条街道。街上没有一个人，两旁的整齐坚固的房子全关起了门窗。一切都是空洞而无生命。

但是不久就有军士们在背景中出现。一个小孩子从一座房子里跑出来，到街心去拾一只皮球，他的母亲惊恐地追出来，把孩子抓起抱回那座房子。这时一辆画了卐字徽的坦克开入景内，后面又跟着许多骑着摩托车的德国兵以及装满士兵和架好机关枪的大卡车。所有的车上全画着卐字徽。隐约可闻有一军官在发命令。

景转至全市中心的广场，场上站满军队。一辆梅尔西狄牌汽车^①由行列前开过停在市政厅——一座庄严的大理

^① 德军用轿车。

石建筑物——前面。军士们都在立正，直到有一队长下令稍息。军官们对车中人敬礼，其中之一把车门打开，军士们又连忙立正致敬。从车中走出占领军司令封凯勒少校，一个肥胖而健壮的德国人。他的随员跟在后面。他不慌不忙地套上白手套走上台阶。

市政厅里面，站在螺旋形的梯级上，我们看见的是市长曼微尔，一个六十岁有白胡子的人；他穿着一身黑西服，礼服领，装出一副十分尊严的气概。封凯勒少校昂首而入，市长柔顺地鞠躬迎接。两人握手，封凯勒的带了白手套的手握着曼微尔的强壮的没带手套的手。随后镜头仰拍市政厅顶上的旗杆，卐字旗被升起，迎风飘摇。

景化入为一个妇人在看一张贴在建筑物上的宣传画，另有一德国兵背着上了刺刀的枪在背景中巡逻。画上画着一个德国兵保护着一群小孩子，标题为“信任德国军人”。一个男人走入景内，走到画前站在妇人身旁。妇人转身走开，男人还在看着。特写镜头的布告全文如下：

凡学校，法院，警察以及公共组织均保持正常状态。凡违犯法律者均在本市法庭经陪审官公平审讯，德军概不干涉。

但凡有危害本区占领军队者均将由本区司令封凯勒少校按军法处理。

仰本市市民一体遵守规则，精诚合作，以保吾等
平民生活之自由。此布。

市长亨利·曼微尔

布告渐隐，化入劳瑞家中楼下的屋子，清晨，劳瑞太太从厨房中走出在摆早饭。她得意非凡地把一只装了半品脱牛奶的酒瓶子放在桌子正中，又拿一份报纸把瓶子围起，准备让人大吃一惊。然后她走到通楼上的楼梯口，拿起她的拐棍戳着天花板，尖着嗓子叫她的还在楼上的儿子。

劳瑞太太 亚尔贝脱！

亚尔贝脱 唉，妈。

劳太 快点儿罢，宝贝儿。你要迟到了。

亚尔贝脱咚咚地在下楼，他的母亲拄着拐杖向前俯着，仿佛这不是她儿子出场而是她要露脸。亚尔贝脱腋下夹着一只猫高高兴兴地下楼来，吻了他的母亲。她很不满意地看着那只猫。

亚尔 妈，您早晨好！您的风湿好点了吗？

劳太 哎哟，我简直一夜也没睡成。我想准是天要下雨。从来不会错的。

她一人独处时虽颇爱活动，此时却要人怜惜地拄着拐棍摇摇晃晃向桌子走去。亚尔贝脱在她背转身时把钟拨回了五分钟。

劳太 （在桌旁，有点掩不住的激动）宝贝儿，你坐

呀。别叫早饭凉了。(看儿子走近桌子) 这是今天的报纸。

亚尔 (厌恶地看看那份竖起的报纸) 报纸! 哼, 全是撒谎!

劳太 (眼睛警惕地瞟了一下临街的窗子) 嘶! (压低声音指着报纸说。亚尔贝脱就座) 你今天会在报里面找到点儿好东西的。

他拿起报纸, 哈, 一瓶牛奶! 看着儿子惊喜时, 她得意地笑了, 牛奶是非常难得的。

亚尔 牛奶!

劳太 (满脸春风, 得意非常) 整整半品脱!

亚尔 (睁圆眼睛看着母亲) 您怎么弄来的?

劳太 (自以为聪明地) 医生给我开的。

亚尔 (马上显出焦虑, 天真地) 妈, 您不舒服吗?

劳太 (立刻装出一副可怜相) 我哪天舒服过? 从你出世那天起我就没好过一天。我并不是怪你, 宝贝儿。

(他焦虑地把牛奶倒入杯中端给母亲, 她做了个鬼脸表示不要) 我不喝。你知道我不喝牛奶。向来不爱喝。(看着儿子有点无所适从) 可是你不妨利用我的病混点奶喝。你小时候身子骨儿就不好, 我就是拚命给你牛奶吃救了你的命。这个年头儿真叫岂有此理——养了那么多牛可没有牛奶吃。(发现他袖子上有几根毛) 看你身上弄的。这个鬼猫髯死了! 来, 把它脱下来, 我给你刷刷。(拿他还当个小孩子似的给他把上衣脱下来) 我希望这个丫头把她的猫关

在她自己家里。你说怎么能怪我睡不着觉——这一夜在房顶上喵喵呜呜的。

亚尔（小嗓门）妈，我以为您是因为风湿病睡不着的呢。

劳太 也是猫，也是风湿病。你喝牛奶吧。

她拿了上衣去刷，更加显著地瘸了，亚尔贝脱不安地看着她走出。猫儿哀求地叫了一声。亚尔贝脱喝着牛奶，低头看看，偷偷地倒了一点奶在一只碟子里，放在桌子底下给猫儿。猫儿贪馋地舔着。劳瑞太太在隔壁厨房里说话，他喝着咖啡吃着早点，眼睛不时不放心地看着猫。

劳太 有的人就有牛奶喝——而且连医生的证明都不要。我听说市长家里还有奶油吃呢！每天一大缸。哼，他过得倒不错哟，我们这位市长。还有那些做生意的也是。搞黑市买卖——所以凭配给证什么菜都买不到，肉呀油的在后门口卖要卖十倍价钱。可是没人想到该给你长长薪水，宝贝儿。教书的倒该饿死，连自己名字都拼不上来的人倒发财。

她走了回来，亚尔贝脱拿腿把猫藏在桌子底下。他心怀鬼胎地故意把报落在地上，又把空碟子藏在报纸底下拾起放在桌上。

劳太 不过我们总算有了秩序。谢谢上帝，现在城里算是平定下来了，我想我们也不该埋怨了。我们干我们

的，他们干他们的。（拿着上衣给他穿，看见他杯中剩下的牛奶）把牛奶喝完呀，你这个坏孩子。

他一边喝完牛奶，她一边帮他穿上衣服；可是，有什么东西吸住了她的目光。

劳太 那是什么？

她走过去拾起那张一半塞在地毯底下的地下新闻。亚尔贝脱走到她旁边，两人都吃惊地看着它。

劳太 （不安地低声说）《自由报》！

亚尔 （由她手中拿过，结结巴巴地低声读着，她面部紧张焦急）“市民们，千万不要信任敌人的宽宏。不把敌人赶走，我们的民族就将永远沦为奴隶。让每一个人警惕自己：‘这是吾土吾民’……”

劳太 （尖着嗓子低声打断他）闯祸精！

亚尔 （柔顺地附和）这东西危险得很。妈，我把它烧了吧。

她点点头，他向室中炉旁走去，但是她连忙低声阻止他，一面留神着临街的窗子。

劳太 别在这儿烧，会叫人看见的。（指指楼上他的房间，又指指窗户）我在这儿把风。这个年头儿，连邻居都不能信任。（他做贼心虚地点点头连忙走上楼，他的母亲走到窗前打窗帘里看着外面）

亚尔贝脱现在是在楼上自己房间里弯腰站在一个小壁炉前面。他把那违法的报纸从上衣袋中取出，把它烧

着。火焰熊熊地卷上“自由”两个字。忽然有一种什么感情表现在他的恐惧的脸上，他实在不能由自己烧毁“自由”这两个字。他偷偷地四面看看母亲确是没有上楼来，就用手扑灭了烧着的纸角，匆匆忙忙把报叠起塞在壁炉架上他的练习本子之类的纸里。他几乎像罪犯似地张皇。

楼下屋子里，他的母亲仍在守望着。她瞥见猫跳上了桌，她跑过去把它吓跑。亚尔贝脱正好下楼来，猫向他跑去，他把猫一把抓起向门走去。

劳太（不耐烦地）这个鬼猫！（在她去替他拿帽子的时候他收拾起一些学生的练习簿放在皮包里）快点吧，你要迟到了。

亚尔（顺从地亲吻她）再见，妈。

她在他领子上掸掉一些灰，又替他整整领带，非常溺爱地去替他打开门。他夹着猫走了出去。她关上门，但是留开一条缝。她从这缝里看着他沿人行道走到隔壁人家，对在街的左手开店的罗来因家叫着：“爱德门，快点。”

隔壁玛亭家门前，漂亮的年青的保罗·玛亭正给放在路边上的他的自行车的一只漏气的轮胎打气，亚尔贝脱在人行道上走过向他招呼。

亚尔 早晨好，保罗。

保罗（抬头看）哦，哈罗，劳瑞先生。

亚尔 露意丝呢？

保罗还没回答，门开了，露意丝·玛亨，一个穿着整洁的苗条的姑娘，戴着帽子，夹着手提包和一些学生练习簿，走了出来，又从手提包中掏出钥匙锁门。她向亚尔贝脱笑笑。他举帽为礼，羞怯怯地把猫递给她。

露意丝 哦，原来这个逃亡者在这儿呢。它又打扰了你母亲了吗？

亚尔 （局促地）哦，没有，没有。我们很喜欢它。

露意丝 我兄弟的车胎漏了气。（向保罗）弄好了吗？

保罗 （按按车胎）我想总可以凑合着骑到车场（指火车）去吧。

劳瑞太太的脸掩在她家的门缝中，她的表情非常明显，她对露意丝不比对那只猫更喜欢。露意丝从亚尔贝脱手中接过猫，放在门内，锁上了门，他们都向在等着的保罗走去。保罗已经打完了气，把气筒放入绑在自行车上的工具箱里。亚尔贝脱在露意丝面前显得羞怯不安，极力想寻找话题，可是只能有声无气地啜嚅着。

亚尔 天气不错。

露意丝 （温柔地）什么？

亚尔 （皮包掉了，一面拾起皮包，努力提高声音说）天气不错。

露意丝 是呀，好得很。你今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吃晚饭好吗，劳瑞先生？

亚尔（兴奋）哦，谢谢你——（脸上又罩上一层阴影）假如我母亲不怪我把她一个人丢在家的话。

露意丝 请她一道来呀。

亚尔（局促）她——她不喜欢出门儿。你知道她——她身体不大舒服。

露意丝（诚恳的关切）哦，我真抱歉，我们都知道你是多么孝顺老太太的。真可惜，今天我们真打算大吃一顿的。乔治·蓝伯特要来的。

保罗（逗她）只是来吗？整个酒席是他带来的。鸽子——他房顶上装了机关捉的。

保罗骑在自行车上看着手上拿的一张报，那是一份违法的《自由报》，他笑着把它递给亚尔贝脱。

保罗 你看见过这个没有？

亚尔伸头看时，露意丝要去抢，但是保罗把它藏在背后。

露意丝（吃惊地）保罗，你发疯了！（他向她狡猾地笑着，她向他警告地作着手势低声说）当心！

突然间两个巡逻的德国兵从人行道上走来。

保罗（转向其中之一）嗨！库尔提！想不想看样东西？（露意丝吓呆了，亚尔脸色发青，张口结舌，两脚像生了根，看着保罗向那个德国人很随便地亲热地招呼，把报递给他）看来是有人打算跟我们的官办报纸抢买卖呢。

（库尔提，那第一个兵，一把抓过报绷着脸问）

库尔提 保罗，你哪儿弄来的？

保罗 （耸耸肩头）从门底下呀。（露意丝听了这话，气得瞪着他，亚尔贝脱显然吓昏了）

库尔提把报递给他的同伴，表情十分紧张。

库尔提 我们已经发现了好多这东西。连封凯勒少校的办公桌上都来了一张。

保罗 （皱皱眉头）真的吗？

库尔提 保罗，你再发现了的时候，来报告我们。

保罗 当然。

库尔提 （探询地打量亚尔）你家里有没有？

亚尔摇摇头，吓得说不出话，两个兵用德国话交谈着走了。露意丝走近她的兄弟，亚尔贝脱跟着。她非常生气，但是非常镇定。

露意丝 （低声）你以为你俏皮，是不是？

保罗 （不介意地）你瞧，我不愿意给自己惹麻烦。他们并不是坏人，露意丝，他们只是尽他们的责任。

露意丝 （镇定而严厉地）你呢，你也尽你的责任吗？

保罗 （一腿跨上车，看她发急故意开玩笑）当然，那得等我到了车场呀。你干嘛专说我呢？你怎么从来不说乔治？

他不再给她发脾气的机会，骑车走了。她非常担心地望着他的背影，和同样在担心的亚尔贝脱向学校走去。